

新质生产力:研究进展与进路展望

管智超¹, 付敏杰^{2,3}, 杨巨声¹

(1.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新质生产力提出伊始便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从历史背景、理论渊源、思想意蕴和现实背景等方面回溯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背景;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论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进行解构,廓清新质生产力的追求目标和核心动能,从“投入-产出”指向凝练新质生产力的“三低”和“三高”特征,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剖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内容;观照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确立遵循原则,进而提出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从对理论之问、实践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间的回答中评析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义;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即廓清基本概念、搭建理论模型、拓展研究维度、夯实学科基础、延展研究方法等五条研究进路 and 方向。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科学技术; 创新; 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志码: A

生产力是人的生产能力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与重大跃迁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态变革的主要动力。“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研判中国社会矛盾、发展阶段和发展动力的基础上得出的重大理论标识性概念,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和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引意义。2023 年 9 月,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指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他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后强调需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②。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③,2024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也强调发展新质生产

收稿日期: 2024-03-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2ZDB053)

作者简介: 管智超(1998—),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付敏杰(198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巨声(1997—),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72.htm。

②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9/09/nw.D110000renmrb_20230909_1-01.htm。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834.htm。

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①。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成为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首要任务,也是新质生产力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这一重要文献当中^②。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内容框架,充分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背景与价值意义,深刻挖掘新质生产力的内容体系与发展路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本文旨在梳理总结学界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以期对进一步深化分析、推进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背景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所面对的新现象、新动向、新问题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性研判,关系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取向。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所做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具有多方面的生成条件,学界主要围绕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

(一)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背景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1],生产力的演进和跃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学界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并从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程、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多方面进行考察。

周文等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所产生的新的生产力跃升^[2],并根据新旧生产力更替时点为界,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划分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的人类社会生活以自然生产力为主导,这种依靠自然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促成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演变到封建社会^[3];第二阶段是以劳动生产力为主导的中世纪中期时期,这一时段劳动生产力逐渐替代自然生产力成为占据人类社会支配地位的发展动力;第三阶段是以资本生产力为主导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资本取代劳动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最核心的要素,并将原本独立的自然和劳动相结合,调动人类生产创造力,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尽管这一时期科技已经成为影响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但尚未形成主导优势;第四阶段则是以科技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力时期,科学技术的变革和广泛应用推动人类社会实现速度和高度的历史性突破,成为推动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从历史的逻辑来看,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中,社会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从“旧质”到“新质”演变,生产力总是保持着升级迭代的跃迁形态。当下,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新一轮科技变革促使社会生产力再次跃升,新质生产力则取代传统生产力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支撑力。

贾若祥等以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历史逻辑为工具研究新质生产力的起源,认为人类文明历史上所经历的关键科技革命,是实现生产力大幅质的跃升的根本原因^[4]。第一次科技革命表现为机械力取代人力与畜力,技术革命推动工业革命,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5];第二次科技革命表现为电力取代机械力,实现了生产的初步自动化,并形成了电力技术主导的社会生产能力;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信息化的普及,促进生产力构成要素产生质态的提升。历次科技革命不仅使生产力跃升,还孕育了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业态,并且越重大的科技革命的影响效应越高,甚至呈指数式增长。回顾历史上的科技革命,中国数次错失发展先机,并据此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② 政府工作报告——2024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9153.htm。

形成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格局^①。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6],这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支持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张林采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视域解读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主线,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就是推动生产力的现代化^[7]。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就是解放人民大众、解放生产力,革命的胜利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政治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形成的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和生产力发展打下夯实的物质基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与过去革命一样,改革是为了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生产力的解放^[9],开放则是融入世界生产力大环境,是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层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引领中国生产力整体改善。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发现,新质生产力历经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跃迁,从单一封闭向多元开放的演进^[10]。

回溯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跃升的进程^[11]。从历史沿革视域来看,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经历量的积累进而产生质变的结果^[12],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跃迁的时期均是正确认识和发展生产力的阶段^[13]。因此,需要科学总结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以更透彻的历史眼光和更宽广的时代视野,丰富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和思想意蕴

任何新的学说都有其理论渊源,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本文汇集并梳理新质生产力的现有研究可知,新质生产力理论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融合了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智慧。由于生产力的不断跃迁,生产力理论也从传统生产力理论转向新质生产力理论^[12]。根据思想派系和理论认知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和思想意蕴可以区分为探索明晰、系统集成和传承创新三个阶段^[14]。

一是探索明晰阶段。其可溯源至古典政治经济学。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是首次提出生产力概念的学者,他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实现经济增长,魁奈在“农业是生产的源泉中”所提到的生产力是土地生产力。亚当·斯密(Adam Smith)反对将农业视作唯一的生产源泉,提出劳动生产力理论,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尺度、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认为生产力包含劳动、土地、资本三类要素,进一步界定了生产性劳动的含义。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立足于资产阶级的视角,突出资本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生产力源于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两方面,并认为只有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制定经济政策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系统集成阶段。马克思批判性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双重视角揭示一切经济社会现象在根本上受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15],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16],阐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指出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力量^[17]。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鲜明社会形态属性,一方面符合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用原理,另一方面遵循马克思揭示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变迁规律^[18]。

三是传承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融合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智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并作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的部署。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技提高到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重要范畴的高度。江泽民进一步阐释

① 深刻认识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2/29/c_1130082954.htm。

科技与先进生产力的关联,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标志”“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面对全球性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充分发挥创新的重要作用。在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指示。

(三)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背景

实践是理论之基,新质生产力的起源与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回答实践之问、时代之问。新质生产力出场于独特的时空场域,学界基于国内外经济发展情况和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现实需要的紧迫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国际政治格局动荡变革的时代,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加,提前布局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是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必然选择^[19]。二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难题仍较为突出并亟待解决^[20],只有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建设,才能够突破发展壁垒和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科学判断,为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会,突破西方国家的“卡脖子”难关,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1]。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演进逻辑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或从历史、思想、理论、现实等单一视角,或从生产力的“传统”和“新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历史和当下、理论与现实等多个维度,探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条件,为更好认识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容体系、价值意义和实践路径提供参考。然而,现有研究呈现出碎片化和同质化的特征,尚未提纲挈领地归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本文试图以更加整体新颖的视角科学揭示和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逻辑意蕴。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容体系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新质生产力”作为崭新的理论概念,承载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正确把握,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要义内涵,是对其进行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内现有文献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读视角各异,本文采用系统论的视角进行归纳,并基于“要素-结构-功能”三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进行解构和解读。

1. 要素维度:新型全要素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可以总结概括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和新型劳动工具等新型生产力要素,各种新型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新质态和新形态,其发展是由具备一定知识和素质的新型劳动者使用新型劳动工具、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的过程。不同于传统的重复简单劳动的工人,新型劳动者具备更强学习能力,是能够适应数字化设备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并拥有信息决策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新型劳动工具是新质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智能制造设备、计算工具等基础设施,促进劳动要素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跃迁,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22],新型基础设施是劳动工具的集合,是生产力到高级阶段之后开展生产活动的重要基础。大数据中心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作为典型的新型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基石^[23];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劳动对象从传统的自然界物质向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劳动对象转变,算力、算法等生产技术被运用到各行各业,使得海量的数据被有效利用吸收,催生数据成为新型劳动对象^[24],释放出蓬勃的新质生产力效能,优化市场要素资源配置,提高经济社会生产效能^[25]。

2. 结构维度:现代化产业体系承载

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结构化要素的载体,是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产业载体。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变革,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保证产业技术水平维持在前沿形态,又推进产业体系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承载了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要求^[26];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要求,高水平开放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纽带。因此,高水平开放环境中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承载了新质生产力的开放融合安全的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发展,走的是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的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体系,承载了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要求^[23]。

3. 功能维度:高质量发展旨归

新质生产力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涵盖了生产力发展的“新质”要求,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和新质生产力具有逻辑一致性,以人民幸福为发展目标。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成为新发展阶段中经济建设的主题要义,在功能维度上的直接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背后体现的功能取向是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容框架

新质生产力的所谓“新”,是相对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所谓“质”,则是区别于“量”的投入。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廓清新质生产力这一发展和改革命题的内容框架。已有文献对于新质生产力内容框架的研究各有侧重,也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目标、核心动能、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四个方面展开。

1. 追求目标

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追求目标。新质生产力目标在于追求“质”,生产力发展的质变会提高生产效率与生产效能,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目标。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目标大范围扩张,除能够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之外,新质生产力还致力于满足人民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27]。从价值目标来看,新质生产力对要素构成质量的要求和发展成效质量的追求,能够将追求社会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环境的社会效益相统一,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目标^[28]。

2. 核心动能

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纵观各国发展历程,科学技术始终是生产力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也成为生产力跃迁最核心的力量。新质生产力具有时代特色,诞生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中,更符合当前中国经济轨发展的需要^[29]。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新技术不断地为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并且通过科技支撑的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30]。

3. 基本特征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又一次跃迁,突破了传统依靠高资源投入、高消耗的能源经济增长方式,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学界主要从“投入-产出”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进行论述,可以概括为“三低”和“三高”特征。

(1)“三低”特征: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

新质生产力作为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力,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产业体系的源头、资源投入过程以及产品转换等多个阶段,用科技创新进行资源的循环利用^[31];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更多指向新能源和新材料,减少依靠传统的不可再生资源的要素投入,利用节能降碳先进技术,促成绿色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既能够治理和恢复先前污染的环境,又能

够通过高质量发展降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自然环境的污染破坏^[32]。

(2)“三高”特征: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

科学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科技创新以引领发展方向,体现出高科技特征。在原有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逐渐失去动能后,传统经济增长路径也逐渐失效,这说明不能再依靠之前的高能耗、高资源,必须摆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路径依赖,需要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相融合,通过数字化、绿色化的新质生产力走向高质量发展^[33]。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此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必然要求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产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达到高效能的状态^[34]。

4. 主要内容

(1)微观层面:培育现代企业群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新质生产力激发新动能,本质上就是激活创新主体,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从而形成融合金融、科技、产业等多方位的创新体系,促进企业提高颠覆性技术的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一套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着力培育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5],激励企业参与、引领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2)中观层面:创造高新科学技术、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一个国家的长期落后归根结底是技术水平落后。国家强大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赢得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获得比较优势的条件是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36]。颠覆性高新科学技术从量变累积到发生质变并实现突破,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和跃迁,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根本动力,这就要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构筑起新的国际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37]。

(3)宏观层面:建立良好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选择,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绿色工业革命,这要求新质生产力利用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38]。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和绿色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脱碳转型,提高企业使用资源的循环周期和利用效率,降低对传统资源能源的依赖,以绿色科技发展新质生产力,释放生态效能,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39]。

综上所述,学界从“要素-结构-功能”的单一或多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进行解析,尽管既往研究的分析视角各异,但通过对新质生产力体内体系的把握与解构,勾勒出对新质生产力的内容体系,在系统化阐述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中,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原则与实践路径

理论来源于实践,还要服务于实践。本文探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实践路径,既需要对照现实困境,又需要确立遵循原则,才能提出科学的实践路径。学界对此展开了更广泛的探索 and 更深入的讨论。

(一)现实困境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旧的生产关系将会变得不适应生产力的跃迁,产生矛盾点和制约点。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也会遇到梗阻、面临困境,需要科学厘清当前制约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现实因素,才能更有效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和可行举措。学界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讨论,可以通过“需求侧-供给侧-环境侧”三维视角进行讨论。

需求侧需要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消费需求的增长潜力下降,这将制

约创新型产品的市场规模,阻碍创新技术的盈利能力,冲击科技创新前期研发投入的反哺能力,继而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正确方向和成本弥补^[40]。供给侧要治理产能过剩、资源错配等问题。中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压力。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不能有效释放数实融合效率,制约新质生产力的效能提升^[41]。环境侧要面对制度环境不健全等问题。制度环境的滞后与科技创新的需求不相匹配,制约了制度环境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和促进作用。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政策过于单一,支持科技创新的规则还没有跟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步伐;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范围并不全面,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二) 遵循原则

学界从多维视角阐述了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遵循的原则。王世泰等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基本原则是坚持党对新质生产力格局的集中统一领导^[42]。只有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推动作用,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质生产力^[43],将科技创新与广大劳动者相结合,才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1]。王珏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出发,提出新质生产力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最大程度释放人的聪明才智,二是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44]。刘典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全面地提出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进程当中,应重点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产业扩张与转型升级这三组重要关系^[45]。

(三) 实践路径

现有研究根据各自的学科背景、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从不同视角提出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大致可以总结为四种。

1.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

产业是生产力的发展载体和实现方式,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和跃迁需要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46]。未来产业是引领重大技术变革的颠覆性技术所形成的产业,具有丰富的战略性和先导性,代表着前沿科技创新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为核心以根据重大发展需求为依据的新兴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生力量,也是制胜新赛道的重要突破口^[47]。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培育未来产业需要构建“产学研用创新”的前沿技术创新平台,打造前沿新兴产业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根据新技术、新业态的需求,加快构建前沿产业的新规制,探索和培育前沿产业的新动能和新模式,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强化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统筹规划未来产业的孵化计划,鼓励各行业头部企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的前沿领域,在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相对雄厚的地区,布局未来产业科研实验室。依托数字平台创造开放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头部行业和发达地区的“头雁效应”,加速打造并形成未来产业^[5]。

2.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高素质劳动者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只有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才能够将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这就要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根据实际需求推动产学研平台建设,提高人才的应用和实践能力,并鼓励培养交叉学科的综合性创新人才,提高教育质量^[12]。更大力度引进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制定出台更具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创新创业平台等,促进学术界的科学家、产业界的企业家等各个领域的人才交流与合作,大力组织科技创新论坛推动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48]。升级创新人才激励和评价机制,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更加充足的科研项目经费支持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推动创新技术和先进理念的涌现和落地,以劳动者的能力和成绩为导向,推动人才评价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通过全方位提升劳动者质量,培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升级跃迁^[49]。

3. 推动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创新制度保障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有助于匹配科技创新的发展与需求,能够有效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这要求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加快形成充分开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50],深化市场化改革,坚持准入平等、有序开放、诚信守法的竞争原则,优化营商环境^[51]。推进创新收益分配机制形成,打造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潜能,更大程度地培育企业家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52]。还需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形成更加有效的创新制度保障^[53]。

4. 数实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赋能

数字经济所形成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构筑了新质生产力的新基础,成为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54]。这要求构筑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融合的生态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支撑^[55],完善数实融合发展的监管政策体系(政策环境生态),结合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构建数字化伦理秩序(数字治理生态),加快数字平台系统的创新研发和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应用(数字平台生态)。打造数实融合的全链体系,通过“数字稳链”“数字补链”“数字强链”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链的基础性融合、优化性融合和创新性融合;建设数实融合的要素体系,实现数据要素、资本要素和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56]。

四、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义

新质生产力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具有丰富的原创价值,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能级质变,其形成与发展是基于中国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现象新趋势的前瞻性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战略论断,科学准确地回答了理论之问、实践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

(一) 回答理论之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内涵^[5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理论基石、进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宝贵产物^[30]。“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概念新和表述新,更体现出发展理念新和发展思维新,表明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生产力呈现的新质态,呈现出从低质、旧质向高质、新质生产力的跃迁^[5]。

(二) 回答实践之问: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主张和平发展,倡导协调发展,用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逻辑必然性。新质生产力不仅注重数量增长,更加强调质量提升,兼顾公平和效率,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58]。新质生产力弥补传统动能放缓对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通过科技进步深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高科技、新方向、多领域的属性能够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大限度拓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容^[51]。只有将新质生产力确立为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才能够真正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三) 回答时代之问:社会生产力现代化变革的集中反映

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升级,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态的集中反映。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时代经济变革需要的先进生产力,正在向各领域加速渗透,深刻影响国家发展趋势和动向^[59]。新质生产力作为高技术含量的先进生产力,具有数字化技术、大数据等多种表达方式,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社会财富,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基础和支柱,深刻阐释了新时代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规律^[30]。

(四) 回答世界之问: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揽“两个大局”基础上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不仅仅包括推进国内科技创新的要义,更具有开阔视野和全球价值。新质生产力在价值定位上将人民至上摆在核心位置,不仅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高耗能和高投入的路径依赖,同时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所遇到的体制性障碍,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念^[20]。从经济贡献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推动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更好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共赢。通过共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中国方案,以更高的发展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和共享。

五、深化新质生产力研究的进路展望

生产力作为创造财富的要素,凝聚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共同关注。色诺芬(Xenophon)、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如何增进社会财富的经济论述中均已涉及关于生产力的讨论。进入20世纪,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后,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赋予了其哲学、政治经济学乃至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生命^[60]。在此背景下,一众学者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形成了多元可观的知识积累。然而,基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极大改变了传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新技术、新产业和新要素所催生出的“新质生产力”不仅对实务界的基础创新、产业转型、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同样也要求学术界进一步在中国语境下廓清概念、在具体实践中完善理论、在系统研究中拓展维度、在学科交融中发掘问题、在具体研究中引入新方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向“新”而行。

(一) 廓清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概念

概念是理论建构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体系化的概念对推动知识的连续性和系统化意义重大。新质生产力作为对转型时期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解答,囊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的颠覆性革新,也预示着其概念的复杂与多意,从而让廓清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概念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宏观上看,既往研究试图通过辨析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61]、回溯新质生产力出场的时空视域^[21]、归原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机理^[49]来归纳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从中观上看,既往研究梳理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并总结归纳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53],通过对特征的递归丰富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外延;从微观上看,既往研究通过拆解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架构^[27]与建立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44]试图具像化、数字化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尽管诸多学者于此深耕,但现有概念的界定依然存在某种隔阂,集中表现为:差异性的内涵界定、多样性的特征归纳以及主观性的指标构建,这不利于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形成共识;此外,本文针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依然存在关键性的“研究空白”使得概念廓清尚有不足:如对新质生产要素与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等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新质生产力所体现出的高科技、高效能与高质量特征为何、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解视阈有何等关键问题尚缺系统性的回答。建构一套系统性的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谱系”、辨析归纳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流派”、描画和完善一套适配度高、接受度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评价体系”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二) 搭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模型

模型是简化现实的装置,建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能够极大地便利实务界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助推学术界对理论问题的认知与回答。

一是从模型的功能出发,可以将模型划分为描述、解释与诠释型^[62]。从描述的功能切入,建构横向比照“共时性”分析框架与纵向演进的“历时性”分析框架十分必要;具体而言,在横向上建构能明确区分中国语境下新质生产力与西方国家现行生产力的比照模型,在纵向上勾勒能系统描述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演化模型十分必要。

二是从解释的功能切入,未来研究应当将新质生产力置于因果链条的两端。一种取向应将新质生产力置于“原因端”,搭建解释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国家政策方针落实的理论模型,如解释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高质量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对企业创新与产业转型效用的理论模型。另一种取向应当将新质生产力置于“结果端”,厘清包括制度环境变化在内的一系列可能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并建构揭示上述因素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机理,如搭建解释新型基础设施、颠覆性技术革新、人才教育政策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模型。

三是从阐释的功能解析,未来研究应当更多突破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束缚,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来理解。这便要求未来的研究者应当躬身田野,发掘有关新质生产力的反常现象,如解释某个理论上不可能的“产业转型”缘何发生、解释某个独创性的“技术创新”为何出现、描述某个看似艰难的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具体过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诠释,有助于学者建立对特定问题具有深刻解释力的诠释型模型,这些模型的建构既能指导“未发地区”的产业实践,也能够推进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与理解。由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出现的系统性概念,因此这种通过日常生产活动来赋予其意义的模型建构将更具解释力,并凸显出中国气象。

(三) 拓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维度

维度是数学中独立参数的数目,研究维度则决定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理解和认知的复杂程度,每升高一个维度就意味着学者在分析研究对象时需要多考虑一重属性。未来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应当遵循从“点线”向“面体”转型。以生产力包含的三重要素为例:“点”维度的研究要回答什么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线”维度的研究要回答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面”维度的研究则需要进一步阐释三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并要考虑另一个要素在其他两种要素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如何调节二者间关系的;“体”维度的研究则是要把三要素视作整体化的系统,探究这一系统与系统外更为复杂的要素间的关联。随着研究的演进,低维度、单一概念的研究将愈发饱和,对研究维度的升格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基本趋势。

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上,在“点”的维度出发,未来研究应当持续聚焦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归纳、实现途径的梳理与建设困境的总结;在“线”的维度出发,未来研究应当在持续聚焦“线性因果识别”与“关键概念辨析”,集中破解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并对新与质的关系、传统与新质的关系提供更加深入的解释;在“面”的维度出发,未来研究应当聚焦“因果机理揭示”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对传统因果关系的影响,如回答新质生产力将怎样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等重要议题、新型生产要素的兴起如何改变传统生产关系,如新型生产要素的兴起是否会改变既已存在于技术变迁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因果链条等。在“体”的维度出发,未来研究应当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系统,研究系统与系统间更为复杂的交互作用,如研究要素组合样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如“新型人才”和“新型科技”的不同互构方式将如何影响高质量发展。

(四) 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学科基础

“生产力”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然而新质生产力所涉及的研究议题并非仅限于此,其研究议题至少囊括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诸多学科。在政治学视阈下,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缘起、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63],也有学者立足国际政治,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推动作用^[64];在经济学视域下,探究议题更是囊括发展经

济学、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多聚焦于数字经济、元宇宙、区域高质量发展等;在管理学视域下,工商管理中的会计数字化转型、企业 ESG 发展等热点议题与新质生产力形成嵌套,公共管理中的国家治理、乡村治理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场域;教育学视域下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则集中回答教育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反哺人才培养^[65]。学者基于自身学科背景,围绕“新质生产力”提出有待探究的研究问题,从而堆叠出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基础。

尽管如此,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学科基础依然薄弱导致出现两处局限:一方面,相同学科视域下对不同问题的认识难以传递,导致问题之间无法形成有益的联结,难以钩织议题网络;另一方面,不同学科视阈对于相似相同议题的研究无法交融,无法形成学科间的互助网络、无法衍生对复合问题的深层探讨。如此一来,就会出现不同学科对相同议题的低效重复和交融不足。未来的研究应当尽力减少在同一学科视域下对相似议题的个性分析,增加在不同学科视域下对相似相同议题的共性提炼,最终搭建链接学科与问题的纽带,形成关于“新质生产力”研究的整体学科基础。

(五) 延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方法

学界在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始终存在两对张力:即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之争,以及实证主义内部的定量与定性之争。在第一组纷争中,诠释主义的提倡者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诠释性理解,实证主义的推崇者则沿用自然科学认识世界的范式,做可观察、可验证的经验分析;在第二组纷争中,定量研究强调在科学样本选择的基础上、依靠严谨的数理模型得出“代表性”的结论;而定性研究更多强调通过对文字资料的系统性梳理、从而得出“典型性”的论断。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多数研究聚焦回答了“新质生产力的形式与内涵”等本体论问题,仅有少数研究聚焦试图从认识论层面回答作为研究对象的新质生产力与研究者的关系为何;一部分文献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量化,并将其作为解释或被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极少有文献借助田野观察与案例研究等方法对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规律等议题进行深描,使得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呈现出“多诠释少实证”“多量化少定性”等特性。

透过研究方法选取的现状,我们能够一窥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空白:一是尚缺针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或影响的典型案例研究;二是尚缺发掘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因素的对比案例分析;三是缺乏归纳新质生产力发展形式与模式的多案例研究;四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量化研究多停留在相关关系的描述层面,对作为解释和被解释变量的“新质生产力”的因果关系揭示不足,未来研究可以引入诸如机器学习、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合成控制等模型,以延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 [1] 胡莹. 劳动分工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研究[J/OL]. 改革与战略: 1-13[2024-03-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006.C.20240208.1047.002.html>.
- [2] 周文,何雨晴. 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OL]. 财经问题研究: 1-15[2024-03-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096.F.20240314.1745.002.html>.
- [3] 周文,李雪艳.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 45(2): 1-10.
- [4] 贾若祥,王继源,窦红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J/OL]. 改革: 1-10[2024-03-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12.F.20240314.0904.002.html>.
- [5] 蒲清平,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6): 1-11.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7] 张林.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J]. 经济学家, 2024(3): 15-24.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 30 年研究课题组, 等. 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上[J]. 经济研究, 2008, 43 (9): 4-15, 45.
- [9]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张姣玉, 徐政.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审视、逻辑透析与实践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1): 34-45.
- [11] 乔榛, 徐宏鑫. 生产力历史演进中的新质生产力地位与功能[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34-43, 168.
- [12] 李政, 廖晓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 (6): 146-159.
- [13] 张辉, 唐琦.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方向及着力点[J]. 学习与探索, 2024(1): 82-91.
- [14] 谢建邦. 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实践规律与形成路径[J]. 阅江学刊, 2024, 16 (2): 126-137, 174.
- [15] 金镭. 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8.
- [16]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 2023(6): 25-38.
- [17] 程恩富, 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2): 14-23.
- [18] 马俊峰, 马小飞.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理路[J/OL]. 理论与现代化: 1-14 [2024-03-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166.C.20240207.1251.002.html>.
- [19] 沈坤荣, 金童谣, 赵倩.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 37-42.
- [20] 胡洪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经济学家, 2023 (12): 16-25.
- [21] 曾立, 谢鹏俊.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 经济纵横, 2023 (12): 29-37.
- [22] 姜奇平. 新质生产力: 核心要素与逻辑结构[J]. 探索与争鸣, 2024 (1): 132-141, 179-180.
- [23]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 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 2024(2): 15-24.
- [24] 余东华, 马路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 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 (6): 90-102.
- [25] 杜传忠. 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强大动力[J]. 人民论坛, 2023(21): 26-30.
- [26] 洪银兴. 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7-9.
- [27] 张文武, 张为付.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理论逻辑、主体架构与实现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 56-64.
- [28] 刘文祥, 赵庆寺. 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J/OL].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1-11 [2024-03-27]. <https://doi.org/10.13676/j.cnki.cn36-1224/f.20240305.001>.
- [29] 袁银传, 王馨玥. 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兼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J]. 青年学报, 2024(1): 19-23.
- [30] 李政, 廖晓东.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生成逻辑、原创价值与实践路径[J]. 江海学刊, 2023(6): 91-98.
- [31] 王飞, 韩晓媛, 陈瑞华.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 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OL]. 当代经济管理: 1-9 [2024-03-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40228.1804.002.html>.
- [32] 王瑜聪, 刘华初. 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现实功能及其发展路径[J]. 晋阳学刊, 2024(2): 65-70.
- [33] 戴翔.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 103-110.
- [34] 石建勋, 徐玲.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

- (1): 3-12.
- [35] 苏玺鉴,孙久文. 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 内在逻辑、重点方向和实践路径[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1): 126-133.
- [36] 许恒兵. 新质生产力: 科学内涵、战略考量与理论贡献[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3): 1-9.
- [37] 简新华, 聂长飞. 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4(6): 29-36.
- [38] 宋月红.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J]. 新湘评论, 2024(6): 16-17.
- [39] 罗铭杰.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论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 45(2): 11-19.
- [40] 张森, 温军.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 一个分析框架[J/OL]. 当代经济管理: 1-12[2024-03-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40315.1044.002.html>.
- [41] 郭晗, 侯雪花. 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1): 21-30.
- [42] 王世泰, 余达淮. 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渊源、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J/OL].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1-9[2024-03-27]. <https://doi.org/10.16072/j.cnki.1243d.20240023.001>.
- [43] 王国成, 程振锋. 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式转换[J/OL]. 当代经济科学: 1-10[2024-03-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400.F.20240223.1148.002.html>.
- [44] 王珏. 新质生产力: 一个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4(1): 35-44.
- [45] 刘典. 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统筹的三组重要关系[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1): 1-7.
- [46] 洪银兴. 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 经济学动态, 2024(1): 3-11.
- [47] 钞小静, 王清. 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1): 12-20.
- [48] 胡莹, 方太坤. 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J/OL].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1-13[2024-03-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337.C.20240308.1238.002.html>.
- [49] 杜传忠, 李钰葳. 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理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7(1): 100-109.
- [50] 周文, 许凌云. 再论新质生产力: 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J/OL]. 改革: 1-12[2024-03-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12.F.20240229.0904.002.html>.
- [51]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 51-58.
- [52] 盛朝迅.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J]. 经济纵横, 2024(2): 31-40.
- [53] 杜传忠, 疏爽, 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12): 20-28.
- [54] 任保平. 以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全方位推进新型工业化[J/OL]. 人文杂志: 1-7[2024-03-28]. <https://doi.org/10.15895/j.cnki.rwzz.20240312.001>.
- [55] 张姣玉, 徐政, 丁守海. 数实深度融合与新质生产力双向交互的逻辑机理、战略价值与实践路径[J/OL].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1[2024-03-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4558.G.20240314.1535.002.html>.
- [56] 李媛. 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战略重点与推进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1): 90-97.
- [57] 韩喜平, 马丽娟.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20-29.
- [58]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6): 127-145.

[59] 孙绍勇. 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 (1): 22-30.

[6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00.

[61] 任保平, 豆渊博.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的多维转变[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4(1): 12-21.

[62] 郑宇健. 规范性问题: 解释和诠释之分野与统一[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4): 1-12, 176.

[63] 王世泰, 曹劲松. 新质生产力的缘起、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3): 10-22.

[64] 谭志雄, 穆思颖, 韩经纬, 等. 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 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2[2024-03-2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40319.1938.003.html>.

[65] 申妍瑞, 胡纵宇. 新质生产力与产教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OL]. 中国高校科技: 1-10[2024-03-26]. <https://doi.org/10.16209/j.cnki.cust.20240307.001>.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GUAN Zhichao¹, FU Minjie^{2,3}, YANG Jusheng¹

(1.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oment it wa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ecame a hot topic among academics and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cademics have retraced the genesi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oretical origins,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contexts. They deconstructed the scientific ess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a systemic viewpoint of "elements-structure-function", clarifying its pursuit goals and core dynamics. They refined the "Three lows" and "Three highs"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an input-output perspective and analyzed its main content from macro, meso, and micro dimensions. They reflected on the current dilemma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stablished guiding principles, and thus propose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Evaluating the valu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oretical, practical, contemporary, and global questions, they highlighte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clarifying basic concepts,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models, expanding research dimensions, strengthening 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and extending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Marxism

(责任编辑: 刘 凡)